

从《我的人间烟火》到《骄阳似我》
言情小说“过时”了

影视改编怎么办？



说起往事，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，尴尬。

从非主流的网名，到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社交记录，再到疯狂迷恋追过的明星……每个人的青春里，都可能让他们后来想起时忍不住“脚趾抠地”的“过时爱好”。

但从某种程度上，今天的尴尬，恰恰证明了一个人审美与价值观的进步。曾经能够轻易满足我们的那些潮流，用现在的眼光看，只是单纯地落后了罢了。

有意思的是，这个夏天，这种“过时”带来的尴尬，不断在早年火爆全网的言情小说以及它们的影视改编作品身上重演——播出期间招致无数骂声的《我的人间烟火》，改编自玖月晞的《一座城，在等你》。小说当年连载时相当受欢迎，但到了电视剧播出时，观众批评男主角“复读考上军校”的设定不符合逻辑，强烈抗拒女主角许沁的“恋爱脑”，还找出了不少不符合当下生活实际的剧情。

同样，改编自竹已同名小说的《偷偷藏不住》，连载期间是晋江文学城热榜作品，但当剧版播出时，网友频频质疑13岁的女主角桑稚暗恋20岁男主角段嘉许的设定，并批评其中大量台词充满“油腻感”。

而曾经凭借《何以笙箫默》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等作品问鼎“言情大神”的网文作家顾漫，则在续写曾经的高关注作品《骄阳似我(下)》时惨遭滑铁卢，被质疑情节经不起推敲、第一人称叙事俗不可耐。

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由此诞生：影视制作周期长，许多网文IP往往要在版权卖出多年后才会有影视作品正式出炉。原作可能存在的“过时”主题、“过时”台词，如何规避？

I 改编要懂“加减法”

当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，一个必须明确的前提是：小说和影视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艺作品，“过时”的审美、价值、趣味，不应该完全由小说作者的“背锅”。正如影视行业的共识，在改编一个IP时，既要有忠实原著的坚持，也要有“取其精华、去其糟粕”的“加减法”。

以引发质疑的《我的人间烟火》为例，虽然小说不乏为烘托男女主形象而设置的不合理情节，但女主角许沁并不是个单纯的“恋爱脑”——她在感情面前有胆怯、徘徊和纠结，那份小心试探之后的双向奔赴，恰恰是吸引书迷的关键。

然而，在电视剧改编的过程中，原著中许多“想当然”的漏洞没有被填补，角色身上的性格缺陷又被改得荡然无存，结果自然是观众看得一头雾水：不理解人物因何相爱，并进一步批评女主角是抛弃家庭、精致利己的“白眼狼”。

同样，《偷偷藏不住》原著小说堪称是近年“晋江低龄言情”代表作，早在连载期间就曾引发“文笔幼稚”“故事俗套”“人设简单”的批评。但在影视改编的过程中，主创非但没有想办法夯实故事核心、丰富人物侧面，反而进一步增添了原著中的“少女幻梦”的色彩。大量的柔光镜头、天真幼齿的台词，都加深了非书迷观众的不适感——还没看明白男女主角是如何相爱的，镜头里已经是铺天盖地的“粉红泡泡”，这种情况下，谁能接受一个大学生和初中生的感情戏？

一位从事影视文学策划的业内人士透露，2015年以后，偏向轻松愉悦、日常甜蜜的甜宠网文开始形成风潮，大量20岁以下的年轻用户成为这类小说的拥趸。与此同时，那个阶段影视行业普遍追逐网文IP，并直接导致了这些IP被疯抢，“大家当时都是争着买IP，但很多作品都有同质化的问题，故事细节经不起推敲，改编就

变成了一个难题”。

这位业内人士同时认为，原作者的创作或许有缺陷，影视改编要做的就是修正、提升，“改编时还是有机会注入新的价值观的，或者至少可以规避一些‘雷点’。只是从现在整体的环境看，大家还是偷懒照搬内容，还美其名曰‘忠实原著’”。

事实上，以往的影视改编作品中也不乏“化腐朽为神奇”之作。《甄嬛传》原著小说连载期间也有过“情节冗长”“第一人称充满自恋色彩”的质疑，然而，导演郑晓龙和编剧王小军大刀阔斧地去除了甄嬛各类内心独白，还引入了对封建帝制“吃人”的反思，作品的深度也明显提升了。

当然，也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，真正能够有所创新的改编，依然稀缺。以去年热播的《卿卿日常》为例，原著《清穿日常》篇幅极长、有着更为悲凉的底色，但剧版则突出轻喜剧色彩，还注入了女性互助的桥段以及职场元素，“这种改法当然也有人批评，可站在从业者的角度看，《卿卿日常》尽可能地争取到了最多的观众，可以说是很懂得扬长避短了”。

I 有些“经典”不会过时

为什么曾经备受欢迎的言情小说，后来会被吐槽“太过时”？

当记者带着这个问题追问许多影视从业者时，他们给出的答案却叫人意外：这些现在被批评“过时”的内容，实际也有“经典”的内核在。

“宋焰和许沁的破镜重圆以及家庭带来的干扰，还有孟宴臣对许沁的爱而不得，都是经典言情小说里常有的设定。但最后孟宴臣火了，为什么？还是因为细节做得好。”一位影视宣传分析认为，

《我的人间烟火》在男女主角的线索上欠缺火候，这恐怕也会影响未来观众对消防员、医生等职业设定的作品的观感。

而今年夏天热播的《长相思第一季》，虽然原著诞生在10年之前，女主角小夭的自信与自爱，依然是今天观众相当欣赏的。“像小夭这种‘人间清醒’，是非常符合当下影视剧创作的需求的”，这位宣传表示，经典自有一种恒久的力量，“想要‘原地起高楼’去创新，肯定是有困难的，如果能找到经典的内核，尊重观众的审美，其实‘过时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”。

还有遭遇批评的《骄阳似我(下)》，有制片人感慨存在遗憾：“观众的口味是一直在改变的，断更的小说重新续上，影视剧推出第二季，都要面对观众新的审视和批评。就像顾漫说的，哪怕现在贴出来的文字是当年她写好的，长大后的读者也未必买账”。

当然，也有业内人士认为，今天的观众审美在进步，对剧集所传递的价值、角色的道德标准也有了更高的要求，“就好比当年大家可以接受何书桓的纠结，现在更多网友却吐槽他是渣男”。一位剧集制片人透露，他完全能够理解为何很多创作者在改编时束手束脚，以今年夏天的古装剧《长风渡》为例，男主角人设不再如书中“纨绔”，甚至可以说是相当“暖男”，“本质上这还是一种创作上的不自信，害怕被网友挑剔认为角色有瑕疵”。

从这个角度上说，想要真正对抗言情小说可能存在的“过时”风险，影视创作者还是要将更多的注意力回归到内容上。毕竟，这个行业没有百试百灵的爆款公式。只有怀揣打破自我的勇气，尊重创作的规律，理解观众的审美，才有可能真正挖掘出IP的动人内核，呈现出符合当下甚至是具有前瞻性的脱俗之作。

文/晨报记者 曾索狄

制图 / 潘文健

